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八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三國志 吳志

孫破虜討逆傳堅甍還葬曲阿　按此云還葬曲阿而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書吳高陵松柏斯拔參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于吳也

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伯符以勇

鋭摧破繇朗然能綮屬士民修其政理遂創霸圖亦子布三四公之助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絶之　策前此猶為術部曲自絶術乃正名漢藩得以自立矣後曹公亦以策絶術授討逆之號

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注引江表傳云云策本袁氏部曲覩其喪敗乃始睽貳于漢則江外之大賊也貢既忠臣其客亦無愧高漸離矣

吳主傳建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至作濡須塢　城石頭以備陸作濡須塢以備水然後建業勢壯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　請降者規以全力取荆也

二十五年十一月策命權曰至永終爾顯烈　特載魏朝策命于傳蓋醜之也

注孫盛曰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　盛何所見言蜀于漢代臣節不固與操異即爲貳

漢乎大司馬漢中王之號非是無以繫屬人心異乎因危自擅也

黄武元年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此非惟以通好亦謂漢帝改步可以各王其地自為計也

然與魏文帝相往來 待西隣之固也

五年陸遜陳便宜至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 魏方大喪未能議遠故勸及時息民以固基本而權詞已有猜

焉所以末年自用益甚

黄龍元年造爲盟曰天降喪亂至其明鑒之　讀其載書不惟先歃者漢而主是盟者惟丞相矣盛德之所及遠哉

嘉禾元年春正月　注江表傳云云按仲謀旣自擅尊號以天子臨其臣民不修郊祀是子不事父野哉

詔曰朕以不德至乘海授淵　爲之下赦此氣湧如山所由迫也權自稱尊號無一可觀矣史家鋪陳其事亦

醜之也　此舉本欲蓋其身受魏封之恥然下詔可以少需人衆但遣數百亦自足也其後朱然征柤中預表必勝權抑其表不出其鑑於是哉

六年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至　其後必絶　身在疆場與强敵對親老不預陳請棄軍敗國不俟交代宜嚴立科禁若内地守令自無事限制也加罪傳者尤爲謬濫譚綜之議吳朝可謂無治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　錢當五百已不可通行又

鑄當千徒爲妄作有以知吳之無制也

初權信任校事呂壹至匡所不逮　魏吳皆有校事而適生姦無政而好察何如劉氏之平明也權既迷謬于前引咎方新責數隨至不思反求所以致此之由洞然無猜更始納誨惟思歸過于下又何怪乎國之日亂民之日瘠哉

四年遣衛將軍全琮畧淮南至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札乃禮字之譌見顧邵傳中字

德嗣欲用其民必其政教足以使之蜀之跨渭虎爭葢以十年教訓民忘其勞今吳之政教粗足檢制其衆不至離叛但舉見兵淺嘗伺利則所及耳滁境大舉事異季漢難可得動倘致内憂是爲未戰自困仲謀雅知虛實亦審已而動其弗能用避所短也苟非伯符公瑾之時又無武侯易地而處雖雄畧遠規固無所施哉　元遜遠覽荆邯説公孫述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與賊爭競之計鋭意北伐亦般德嗣斯志也然審已量敵未能

萬全頓兵新城威挫于外釁生于內家族旋夷吳亦終以不振矣惟務自强毋狃于逸以徐俟其釁則得之矣評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哉　總上嫌忌殺戮言之承祚蓋謂晧之昏虐此其貽謀也

三嗣主傳孫亮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　改元下脫建興二字以後永安元年例之則閏月上脫建興元年或尚有他文未可知也

太平元年春　注採吳歷曰正月為鐘立廟稱太祖廟

按孫堅父名鍾見宋書志然北宋諸本皆作權字

孫休永安五年休鋭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　齊梁以下人主都類此蓋未知所學之要也

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注採葛洪抱朴子曰云云按不知注家何所取而濫載于此

孫晧元興元年貶太后爲景皇后　貶太后而興布不爭其死宜矣晧蓋又甚于明世宗也

建衡三年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　注引

漢晉春秋華陽國志云云按華陽國志欲見蜀士之多耳當從習氏

天紀四年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　注採襄陽記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按宋王權還師保江而金亮卒敗退瑩計不爲非但孫皓已在必亡故張悌勉强一戰耳

注且我作兒童時至復何遁耶　孔明一顧使人自厲如此

評　注採陸機著辨亡論上篇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按文選無鍾字注云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余謂李善所見之本必可徵信但此斐字恐牧字之訛鍾離牧爲武陵太守以少衆討五谿事在蜀并于魏之後作牧爲得也

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

三國之君皆不知正家納再婚之女而反使聘嫡下

之此權晚年所以繼嗣不定也
步夫人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注吳
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按繼室
之名于時巳謬故委巷之書君子所慎
孫和何姬故民訛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甲申南
渡福邸不君民間亦訛言非朱氏子立者福邸李伴讀
云
宗室傳孫奐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按魏書甘露二年

以孫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又三少帝紀甘露四年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黃初疑首尾之誤

孫賁子隣嗣隣年九歲代領豫章　九歲無領郡理疑脫十字

孫翊子松為射聲校尉　注採吳錄云云按孔明為之感涕斯言信矣惜其亡早乃使峻綝敗國

顧雍傳雍往斷獄至何至于此　國體當爾壹之死于

此益無所展矣權多猜不使壹得盡其情則疑大臣銜前事而周内之矣　注徐衆評云云按引季武子事不倫不爲子產地與也呂壹狐鼠亦非子晳强家怙亂當急除之以防他變也

邵烏程吳粲　即吾粲也按庾信作吳明徹墓誌用吾彥事對吳起豈吾吳同耶　古書吾邱壽王多作虞邱而虞仲亦爲吳仲則吾吳通也

諸葛瑾傳琅邪陽都人也　注採風俗通云云按孝文

時候者十人無姓葛者高祖封樂毅後于一鄉嬰何功德而其孫乃食一縣此風俗通傳聞之謬也

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至易於反掌 及昭烈之時以大義討賊則人心尤易於聳動子瑜之言至言也股肱或虧何痛如之顧可以先元首乎後儒謂孫權亦漢賊也則誠如裴氏所論 於此時也責以犄角討賊同好棄惡告諸天地騰書遠近爲文祭羽曉示士衆旋師北向身出秦川若克闗中漢業可復權即稱藩矣

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慼　注吳書曰瑾有所愛妾生子不舉按生子不舉此非人情果崇不邇之德無姬侍可也

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　天不祚漢武侯不同乃兄之壽

注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　按此十二字疑當屬下秋冬乃陳氏正文也

步隲傳闡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　隲有君子之名

而二宫相構不能守正闡之作逆或其餘殃耶

闞澤傳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　宋書歷注云吳中書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字公河故孫氏用乾象歷至於吳亡

薛綜傳沛郡竹邑人也　注採吳錄云云按此因求信陵後事從而偽造果有之則馬遷亦載之傳後矣

昔帝舜南廵卒於蒼梧至以廣聖思　此文當與韓退之送鄭權尚書序參觀

由此以降四百餘年　按自錫光任延至此尚未及三百年四字恐二字之訛

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　注引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左傳渾良夫紫衣狐裘杜預注紫衣君服

周瑜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　注採江表傳云云胡三省曰此數語所謂相時而動也然瑜之言不悖於大義魯肅呂蒙輩皆不及也

瑜曰不然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至此天以君授孤也　注引江表傳云云按此則多取諸葛語增飾之故陳氏略焉

魯肅傳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着此句以見肅計非左

諸葛亮亦為發哀　既交分不苟而結好孫氏專力治操惟子敬克諧故也

呂蒙傳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

奪也　此舉徵其爲萬人督矣

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　孫氏自武烈爲長沙太守討平區星任用良吏又越境尋討零桂諸賊以全興國三郡懷之故移書即下雖以昭烈之得人心不如其素服從於孫氏也子明小數豈得貪天功哉

蒙乃密陳計策曰至欲復陳力其可得耶　規取荊州是蒙本謀然此傳之語多不可信前據襄陽或取荊州之後復向襄樊若白帝在蜀潘璋何緣便可往住乎又

此時蒙始逾四十亦未應便計一旦僵仆也

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　尚熙之死在建安十二年魯肅没於十年之後而此方云新破諸袁撫集幽冀不乖錯乎即蒙陳此計在代肅之先曹公亦不得遠在河北矣甚矣作史之難也

士仁麋芳皆降　注引吳書云云　按覩仲翔之辱芳則吳書爲不審矣

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至爲之降損　權眞有勾踐之

風雖晚謬多猜於時欲不爲盡死得乎

年四十二遂卒於内殿　周公瑾年止三十六魯子敬四十六吕子明四十二使子敬十年不死呉盟尚固襄樊舉而漢室復興矣

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　按魯吕各以其時當操氣未衰屢出巢湖當共劉氏結好以分其勢及操老而無舉呉之志㽞足勢成不襲定上游亦非所以立國也

然其作軍屯營不失至其法亦美也　子敬作軍幾於
孔明之法二人故足相友
評呂蒙勇而有謀斷至最其妙者　譎普細務而與禽
闗並論者其襲取南郡亦譎兵也
黄蓋傳零陵泉陵人也　注採呉書云云按風俗通義
潁川黄子廉每飲馬輒投錢于水然則公覆之祖自潁
川徙零陵也
時郡兵才五百人至盡歸邑落　我鳌彼亂以練習撃

烏合乃可如此用奇

陳武傳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注中殉妾之事固非孫盛之論亦奢濶無當

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　所謂復人者不知是有罪之人乎若後以正戸羸民補其處則直以平民賞將家為僮僕較之後世所謂驅戸其虐又有甚焉

甘寧傳寧建計先徑取夷陵　既取夷陵則江路通利進可以戰退可以守

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甘寧可為特將督萬兵臨敵場呉人未盡其用

凌統傳二子烈封年各數歲至還其故兵　注孫盛云按仲謀之事惟殉妾失禮其他亦王者所不廢但非其本也一部周禮至纖至悉矣孫盛之論意則遠而未密也

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圍之　二年下宋本有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十二字不可缺大元本作人

朱然傳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至責臣後效　然若無此表幾無以測其所至

虞翻傳　陳琳檄吳文虞文繡砥礪清節躭學好古仲翔能負析薪文繡之名注家未及詳　翻別傳自敘云臣亡考日南太守歆

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則前此之殺者有矣孫皓昏虐權之貽也

翻性疏直數有酒失　自有酒失何以正君此權所以

遂不能容也

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注臣松之云云

按邪即大篆酉字與邪不同邪古文作兆裴謂字同音

與誤矣詳說文第十五卷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遭風沒

失乃泊成山而爲田豫所破　悔赦虞翻泣謝陸抗此

權所以稍過于亡國之主耶

歸葬舊墓　注採會稽典錄徵士餘姚嚴遵按嚴遵是

君平育於先賢之名亦有誤乎范史云一名遵者亦惑于此語也

注吳寧斯敦　續漢志注于諸暨下引越絶書云興平二年分立吳寧縣

張溫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至謹奉所賫函書一封　以當日人心思漢有不自知其出諸口者然于敵國之體則失辭矣以殷宗傅說稱漢君臣則勤任旅力者不自同東藩乎

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至浸潤之譖行矣 置營府以處之是合其黨而使聚以謀我也
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至無所不爲 此吳王假以示意其刻骨之恨故在表辭以曁豔事坐溫者溫方爲衆望所歸欲移衆之怨豔者使之怨溫又吳王之謬術也曁徐之獄類魏崔毛誅㢘事惟蜀無之
駱統傳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 時兵民初分故統言若此今則漸以相安又難

變矣

朱據傳中書令孫宏譖潤據因權寢疾宏為詔書追賜死　魏有孫資吳有孫宏皆敗國政蜀用董允何可比也

陸遜傳陸遜意思深長至然後可克　魯肅初亡議以嚴畯為代意或同此

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　注吳書云云按赤壁乘其疲利速戰西陵避其鋭宜緩攻

臣初嫌之水陸並進至必無他變　水陸並進則及鋒而用舍船就步則師老運艱漸見釁隙敵得以逸待勞伺變擊怠也

又備既住白帝至謹決計輒還　大勝之後將驕卒惰泝流仰攻轉饋又難一有失利前功盡棄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懼而走也連兵于西主客異勢決還者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謙如豕突耳

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至權用納焉　伯言

固有遠猷此則中智所悉其文可以不載

峻等奄至至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注臣松之云云按渭濵之規模自遠此舉聊以解權之忿恥但詆其無遠略可也觀朱桓傳與胡綜相激事足明遜非得已矣

又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至遂以罷免　此自爲將者所不廢但作史者乃可不載大抵吳志煩長未削者多裴注論之尤乖錯

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至語在權傳　此等事他

傳已見似不必復載本傳

抗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别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　注

採機雲别傳初抗之克步闡云云按步氏夷滅出于國

典本傳云自將吏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如别傳所言

又當以此責福報乎但三世爲將由來所忌且機雲本

當與吳存亡國亡之後不思野哭自屏而彈冠敵國自

結强藩終致斯咎爲可嗟惜耳

吳主五子傳孫登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爲賔客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景愼未嘗敗也　古無刁字宜
從宋本作刀
登將拜太子　至　權黙然　有防微之慮者當在此時
蔣脩虞翻志節分明　此虞翻字疑誤于時仲翔沒于
交州已十餘年且未嘗厠迹宮僚也
孫和後遂幽閉和　至　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
老悖昏惑吳亡不待皓而决
孫霸和同母弟也　同母二字衍傳後云霸二子與祖

母謝姬俱徙烏傷則和出自王霸出自謝矣

周魴傳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　譎休七條凡鄙寡要何事壓纖簡牘人才如魴即傳可以不立此與胡綜傳所載偽為吳質三表豈故鋪陳其事以見吳人智略本踈好行小慧君臣皆草竊一時耶

潘濬傳拜濬輔軍中郎將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濬漢之叛臣此略之者已見楊戲輔臣贊下也江表傳為不實

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　注採吳書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按濬本二劉舊人故尤懼降人反覆為巳累也

黄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至遂解散雍事　此厷之巧于解元歎之結也

陸凱傳子連從荆揚來者至故鈔列于凱傳左云　此閭閻之人恨晧之虐思凱之憖私造此書以為口實事辭俱無足徵陳氏録之益其識卑也

是儀傳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 注採徐衆評云云按古之氏族本出上賜漢吏皆成君臣未宜深責

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 若辭有傾移亦并得禍巧者不皆可幸也

胡綜傳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 蕃蓋投權之多猜也

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至 由是奔喪乃斷 此事已見

權傳複出乃刊削不盡

吳範傳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　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璋無緣復在白帝與岱相遇承祚蜀人宜知道里違錯故載之以見吳人偽妄耳

劉惇傳時有星變以問惇至卒如惇言　時孫翊名位甚微安能星躔示變此又吳人之誇也

趙達傳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棺無所得　可以為術家之戒矣

評然君子算役心神宜于大者遠者　算宜從宋本作等

注孫孫盛云云　盛言是也若嫌魏得不以正亦當崎嶇入蜀

注然則鷙死亦有鬼也　此必覘者先得之左右待推問急而始言之則休信為實見其狀耳鷙微物氣當旋散安得埋着土中復有相耶

注故為陛下取以作生鱠　張温使蜀時權方為吳王

何以得稱陛下且正當魏軍頻出廣陵洞口權亦不在武昌也

諸葛恪傳　讀諸葛恪傳雖孟堅當無以過吳書中惟陸伯言事似稍煩冗他傳亦篇篇可觀想周韋華薛之徒其書本勝經其整比乃遂逼前良耳

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　張温未竟之績元遜收之

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至漸出降首　先使之無所略

而後困之則不得不出矣　四部當作四郡即上所謂與四郡鄰接也御覽正作郡

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　以為不可者益以此地南北襟喉雖得其地非十萬之衆不足屯守若魏傾國來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卒此規又輕用大衆圖不以漸遂致師老民愁家族傾覆

權疾困召恪宏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　注按吳書曰權寢疾云云按峻始保恪而後乃

相圖權勢之難共如此

注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　及權在時改紀此有遠見不當以成敗論

會衆于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至振旅而歸　築兩城所以致人也攻新城則致於人矣然此舉雖勝已失之驟

注採漢晉春秋今敵政在私門外内猜隔至破之必矣　誠有是形但亦當審已

恪乃著論諭衆意　此論祖述武侯出散關表

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　元遜但知忠武頻煩出師而不規其務農殖穀閉關息民三年而後南征還師之後又蓄力一年乃屯漢中其明年始攻祁山耳惡有狃於一勝主少國疑羣情未一遽圖輕舉者乎是役也雖克新城歸將不免而况違衆玩寇弗戢自焚釁非馬謖不請貶三等謝劉夷之衆塞同異之口乃更思

興作愈治威嚴虹繞鼉鳴身分旗赤畫虎類狗元遜之
謂矣　荊邯語見後漢書公孫述傳中
於是違衆出軍至驅略民人　若不過驅略民人曜武
邊界但遣督將伺利而動足矣何必發二十萬衆耶今
既大舉又惑于諸將之言頓兵堅城之下是徒爾好大
乃素無成算者也
滕胤傳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注採
吳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下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

以委下按經意處即疏處也上相出征其門如市即異同之嫌專擅之咎將自此構矣胥與恪特未久故無敗耳

孫琳傳使光祿勲孟宗告廟廢亮　孟宗恨于此無大節可紀與王祥皆一行而已

又壞浮屠祠斬道人　釋子稱僧到赤烏年此是其證笮融丹楊人意其所煽也

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　劉宗周南渡時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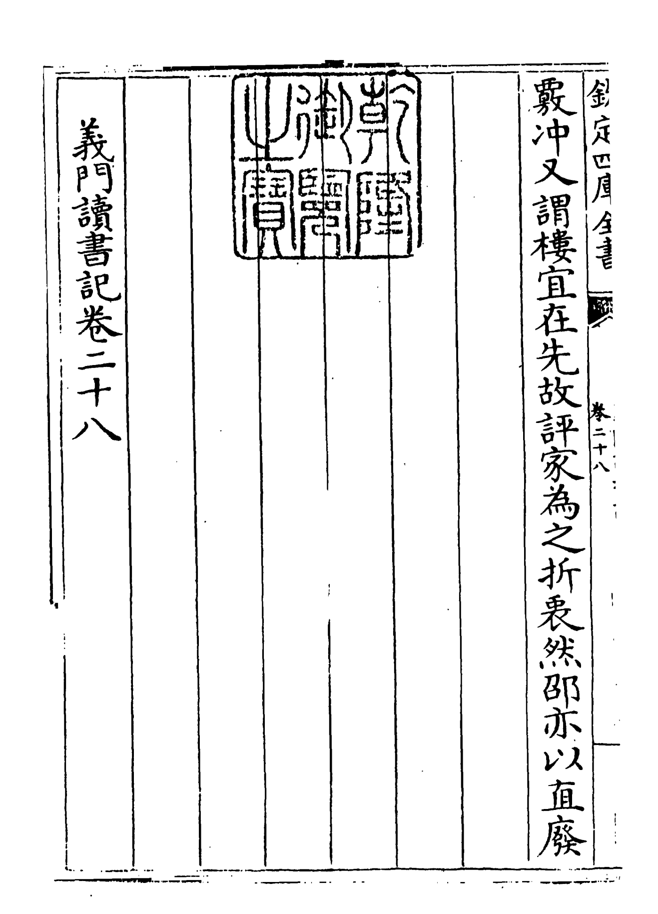
號草莽臣自是不觀史書之失

王蕃傳　永元傳劉洪乾象歷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具載宋書天文志中此注失採

賀邵傳　注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按景賀齊之弟邵乃從子非孫也吳書誤

韋曜傳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　此事已載和傳似可省也

評必不得已元宜在先至庶幾忠臣矣　瑩言既不及



覈冲又謂樓宜在先故評家為之折衷然邵亦以直廢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貢生臣戈廷模

謄録監生臣張五誥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九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五代史

歐公作五代史亦多取小說蓋蹈宋氏新唐書之弊雖五代事多闕軼然說家所記未必實錄焉可悉取

馮定遠云歐公文人又生于太平不知武事每敘戰之際則使人思鉅鹿垓下每壯夾寨之戰不使左邱太史

公執筆也然三矢告廟之際亦極筆也按歐公敘高平之戰獨勝𢘆周人猶有紀載可据沙陀不知金鐀石室為何事也史闕其文雖左邱司馬亦如之何哉若憑臆編撰則違孔子其所不知之訓正後代史家大失也

五代史第一　薛居正書名曰五代史歐陽氏書名五代史記卷首去記字近刻之譌也

梁太祖紀上　注中數語是作本紀法

紀下開平元年渤海契丹使者來　遠夷使來係中國

利害當書前此未通而始至者當書若泛使則見于附錄可矣春秋以一經該二百四十年之事若後之為史者其事可以分見何必紛繁書于本紀中也

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太府卿敬翔為使　樞密使唐本宦者為之温懲其禍故改為崇政院而首以敬翔為使由此相沿至宋遂與宰相埒號為兩府

三年告謝於南郊　注不曰有事於南郊亦從其本語蓋比南郊禮差簡按是時親郊必有賞賚不能歲歲行

之故但告謝而已

乾化二年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　全忠弒昭宗於洛陽亦身如西京而有子禍

戊寅皇帝崩　注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按為賊所葬故不書非為不得其死

末帝紀龍德三年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彦章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取德勝南城　下脫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十八字按書取德勝南

城見彦章方立功而反見罷梁主賞罰倒置所以速亡

唐本紀上賜姓名李國昌　字德興見墓碑

國昌子克用　至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　克

用是國昌小男唐三朝見聞録謂之李九郎辟居正五

代史克用殺段文楚事在僖宗乾符三年者得之

唐本紀下伶人奏百年歌　唐懿宗與郭淑妃思同昌

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嘆百年曲其聲悽惋蓋當時

所尚非陸機所賦也

同光二年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　梁與唐郊天皆以春

左熊威軍將趙暉妻一產三男子　注後世以此為善祥故於亂世書以見不然按亂世書以見不然按亂世未嘗無此可以見天心之仁愛而嗜殺之君悖德而失職也然注乃歐公本意

三年夏四月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　幸大臣第而書及皇后其失自見

夏四月丁亥朔皇帝崩　莊宗弑于門高而首惡則嗣源也為賊所葬故不書

明宗紀長興元年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　注夷狄不可以禮義責故不曰叛于契丹按突欲恐兄弟不相容而出奔非外叛故不以叛書注誤

廢帝紀平山人也至明宗養以為子　通鑑考異張昭於國初修唐廢帝實錄云廢帝諱從珂明宗皇帝之元子也母曰貞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

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帝以光啓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外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問阻絶帝甫十歲方得歸宗薛史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也母魏氏以光啓元年生帝于平山景福中明宗為武皇騎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虜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為已子劉恕取廢帝錄按張昭仕明宗為史官異代修廢帝錄無所諱避而不言養子事似可信然李克用光啓以前未嘗徇地山東又從珂若果是明宗子必不捨之

而立從榮從珂亦當不服今從薛史附識以廣異聞

清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　衛人立晉則其名也此殊不成文

晉高祖紀天福三年冬十月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熲來奉冊曰英武明義帝　梁唐皆郊見後受尊號石晉則以契丹為天矣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除公私債　容齋隨筆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則此所

除者想與之同世方尚武四民失業稱貸之際必有不能堪命者故不得已而屢下蠲除之令也

出帝紀八年十二月契丹于越使令骨支來　石晉為契丹所冊立故其于越皆得遣使

開運三年河決魚池至河決原武　晉之事勢至此即非德光不去亦必亡矣

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惟翰契丹滅晉　書殺桑惟翰於契丹滅晉之上所以深著起事不正為後世戒

前於唐廢帝紀書立晉此書契丹滅晉以此始亦以此終二語相為呼應

漢高祖紀四年磁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　注變降曰來歸是時天下無主與乎叛于彼而來于此者異矣按來歸者內外之辭

隱帝紀乾祐二年　注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莫大之失本紀無譏按承天之祐禮運語也隱帝名當是祐字五代雖不知禮何至并此昧之祐字傳寫誤耳

周世宗紀六年夏四月辛丑取益津關以為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為雄州　注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乃見淤口關上置寨故舊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取時日今信安軍是也按宋信安軍亦今霸州地晁說之嵩山集云周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又繼取高陽關與無黨此注不同考之遼史穆宗紀亦曰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故小學紺珠採此注

論可謂亂世也歟　至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公之意蓋謂亂極當治賴世宗之挺生也然周以子弱宋因其資故隱躍以致意而不敢盡言焉公之論有出于薛氏舊史之表者故于末復略為辨正其失評也

梁家人廣王全昱傳而陳俗好淫祠左道　陳俗巫風至五代未革

唐家人太祖子傳如不幸物故者　預言物故則示意殺之矣

莊宗劉皇后傳是時大雪至乃投水而死　曾鞏政要策云初太宗嘗問唐莊宗享國不久何也飛龍使李重進對曰莊宗好畋而將士驕縱姑息每出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必望勑賜莊宗即隨所欲給之如此非一末年之禍蓋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也太宗撫手嘆曰二十年夾河爭取天下而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誠為兒戲我今養士卒誠不悋爵賞但犯法者惟有劍耳當合此所載並為世監不恤而怨姑

息而驕皆足以召亂也　魏博效節軍雖數賜予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扨趙在禮入魏事詳房知温傳中當參觀

晉家人傳論　此論有為言之稍于史體為煩

周家人傳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　談叢云家人傳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為堯山人則此作堯山者其後人所改耶

梁臣楊師厚王景仁賀瓌王檀王虔裕謝彦章傳　此

卷始以師厚見梁所由失河北將折而入於晉終以彥章則莫能復為之禦敵而因以速亡也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二人皆任樞密使其生平得失已具論斷于傳中而官失其職則當代之所沿也故獨為說以究切之重誨傳撮敘頗似論體

周德威傳德威佯走至奮檛擊之　事與擒陳野乂同而敘致尤生動

符存審傳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至可以取勝　存審

此謀可謂識變

孔謙傳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三司始此

李仁矩毛璋傳　二傳何必立

康思立傳　亦可不立

康思誠傳論　此因太祖由殿前點檢代周懼其以此始終故微言之

何瓚傳　此傳可不立

晉臣景延廣傳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　椅字始見於此

漢臣蘇逢吉傳　觀蘇史楊王所由速及而漢祚之促亦可以推而見矣

楊邠傳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　其用王文伯之言邪

死事張源德傳源德既堅守至得赦而後釋之　通鑑考異莊宗實錄賊將張源德固守貝州既聞河北皆平

而有翻然之志詢謀于衆群賊皆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殺源德歐陽史云云按源德若以不降而死其衆當即降于晉豈得猶拒守與晉要約而後出哉

孫晟傳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　殺行人已非況其從者二百餘人乎宜乎世宗之不永也

唐六臣傳論　范呂相攻廟堂始有朋黨之論公蓋借此以發其呼憤故意味終不親切如論宦者亦當載之於唐書若五代史只言世主與唐時宦者之禍耳目相

接而復信用之為可愚也　張文潛與大蘇書云六人者為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為史者曰汝無臣梁之理從而正其罪何所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為唐於史之名似不順耳雖不云爾尚可以貶辱也班固書有後漢事范曄書亦有前漢事耒以謂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為無害但立名標卷事似難行按此論頗當唯宋史書周三臣則得闡幽之道又當通其例之變也

宦者傳論夫女色之惑至捽而去之可也　如武氏旣得志高宗欲與宰相謀廢之而不可得矣其能捽而去之哉凡議論彼此抑揚處極須斟酌也

雜傳趙匡凝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　匡凝之貢賦不絕亦張子布勸迎曹操之為見耳

氏叔琮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巳而殺之殺之者以其老也

賀德倫傳乃分相澶衛三州至以德倫為節度使　失河北為梁亡之始由末帝措置非宜而失

閻寶傳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至此不可失之時也

胡柳復振閻寶贊成

康延孝傳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至不旬日天下定矣

梁之虛實形勢悉于延孝

丁會傳會畏梁太祖雄猜至會乃降晉　劉知俊與會皆梁之名將咸以懼疑降敵

張全義傳二人有隙至晉軍解去　與罕之隙末詳罕之傳梁救悉丁會傳但會傳作葛從周此作牛存節考從周存節傳從周實主帥而存節以知間道為先鋒會建渡河之謀而存節亦有以椹濟軍之益二事各具本傳而從周傳但云敗晉沈河而已

王晏球傳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　惕隱乃官名本紀及附錄皆作惕隱無赫也

相里金傳字奉金　金墓碑云字國寶

贈太師　墓碑云贈太子太師按金上將軍未得贈太師也

張廷蘊傳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　明宗直如此屈拓不開

王進傳論親在上者如進等至可勝道哉　其在下者亦中人為多爾若賢人君子輩出則世將亨矣即其不遇亦將為説以垂後撥亂返治由其開先也

范延光傳制動當以靜　天下名言也

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

耶律德光殺楊承勛而赦塘赦李彥珣不如其君父遠矣

張彥澤傳偏將樂元福獨留至契丹遯去　元福之策固善亦惟諸將皆百戰之餘所以能然

傳戎王宣語　戎王宣言舊史文也

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　此又一李筠非周三臣之李筠也

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　何如死國難耶

王景崇趙思綰傳　二人不必立傳但附守貞傳後可矣

馮道傳　馮定遠云歐公作馮道傳平敘而人品自具無溢美亦無溢惡古人不過也此文勝於唐六臣傳按六臣傳許裴樞或過此六人之無恥何所逃也陳壽序漢魏之際緣在晉故稍遜其詞耳君臣之義賴史筆扶持放過不得

道為人能自刻苦至道殊不以為德　道為人自屬長者惜其天資可庶幾於一行傳乃以愛官職而墮大節遂為百世所嗤也

道方自號長樂老至蓋其自述如此　初疑急就篇云長樂無極老復丁道之自號蓋本于此非也長樂乃馮氏之望封長樂者不一人歐公亦微誤蓋以其有老而自樂何樂如之之語遂以為自號爾

鄭珏傳　此傳可已

司空頲　亦可無立

劉昫傳門下侍郎監修國史　監修國史即唐書也莊宗繼昭宗故謂之國史

馬縞傳博士王丕議至而立廟應州　因王丕一人之不學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其愈于近代者則立廟應州耳

李懌傳　如懌但當附見他傳

和凝傳是時進士多浮薄至稱為得人　今人用徹棘

事多誤而又誤闍作闇也

何澤傳而内實邪倿至聞者哂之　此事不可遽加以邪倿蓋并私于趙鳳請立秦王為太子言之也

王松傳　不必立傳

司天職方考序　但存司天職方者蓋謂五十三年之間蕃將與盜賊乘時之亂非所據而闇干之綱紀文章掃滅無餘所不毁者惟天地而已

司天考上而使一藝之士至而未始不本於此　元人

不用歷元蓋徵自歐公發之不然曹士蔿馬重績之法未有肯信而仍之也

司天考下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至以備司天之所考　災祥者人君之庶徵所以自反其極之建不建者也當如兩漢書之本紀歐公必欲離而二之又非也

吳世家楊渥水中出火可以燃　水中有陰火伏焉又因瀋江相激而發耳

南唐世家李昪尊號非古也不許　李昪不受尊號在

宋神宗事前

景盟于昇樞前約兄弟世世繼立　此盟有先宋太祖兄弟而為之者矣

前蜀世家王建莊見素之孫　唐書宰相世系表莊待價之後出逍遥公房見素自出南皮公房非同系書俱出歐公手而互異若此

論　以一隅之地而云祥瑞畢至或者諛佞之臣偽為以蠱主心否則設詐以炫耀他國愚主所自為爾今并

以麟為非祥豈不過甚而與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繫詞非孔子作連類𥳑

吳越世家錢鏐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　兼淮南者擕錢楊之交也

南平世家高從誨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　經之成在周顯德中此時則五經已具也

繼冲繼冲大將李景威曰　至　封府庫以待　景威光憲無妨兩是區區三州固宜效順以全宗祀非若劉禪有

漢家四百餘年統緒之責也

東漢世家劉旻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冗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　宋之南渡所保者李煜錢鏐故地其事金則劉旻之故事也

戰於高平至軍威大振　是役與唐莊宗夾寨之戰畧相似馮道謂世宗未可比太宗顧獨不得比莊宗乎

四夷附錄契丹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至克用聞之大恨　阿保機欲邀朱温封冊而尚難之然則宣和海

上之盟烏得不納侮於金源也

冊曰咨爾子晉王至爾䙡予猶父　冊文止載三語以著其實足矣

而阿鉢本無姓氏至於是始姓蕭　遼史蕭翰本名小漢蓋對音字也

論嶠歸錄以為陷虜記　范質亦有石晉陷蕃記見晁公武讀書志云少主初遷于黄龍府後居於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按契丹丙午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為十八年

實國朝太祖乾德二年也

高麗昭進別叙孝經一卷至皆不經之説　凡書不經前賢論定者往往不足觀採求異書不如求亡書也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九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昌黎集 賦 詩

感二鳥賦序光耀如此　注此下諸本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句按觀後云庶無羨于斯類則此句乃妄人謬贅也

篇末注載歐陽文忠讀李習之幽懷賦一段　公自云

庶無羨于斯類歐陽子豈讀之未終耶

復志賦　公在汴當董公之衰暮遠猶深慮有所未入欲去之而耕野懼食其祿而與其難故為此賦以自訟也

退將遁而窮居　此句是志

孰與不食而高翔　此句是復

閔己賦　題注採晁無咎嘗取此賦云云按閔己不得聖人而師之何謂自傷不遇也晁氏於文義可謂滅裂

別知賦索微言於亂志六句　此敘一時與楊往復之樂　公處遷逐所以自樂者用此故非同儕任達者所能及也

知來者之不可以數二句　懼仁而不能守所以惜陰而感歎于離羣也

元和聖德詩捍棄兵革私習箠篋　二句鎖上起下

琴操十首　劉向別錄云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

不失其操也十篇皆得不失其操本意

龜山操　末句所謂公伯寮其如命何

越裳操　孰荒于門二句言必内治而後外服亦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

拘幽操　篇末注引徐仲車凱風云云按仲車可謂善道文章體源

殘形操　未得其首蓋歎明王不作也

謝自然詩　阮公詠懷云王子十五年遊衍伊洛濵朱

顏茂春華辨慧懷清真焉見浮邱公舉手謝時人輕蕩易恍惚飄颻棄其身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退之此篇蓋從之出　唐書藝文志李堅東極真人傳一卷注果州謝自然　安溪先生云世固有仙道自韓子言之則皆鬼魅所為也信乎曰其入於鬼魅者多矣故首曰凝心感魑魅後曰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而中敘其昇舉之候風寒幽晦則非休徵可知然韓子本意雖視仙道猶鬼道也故曰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其記夢

云安能從汝巢神山則直謂世無仙道但窟宅巖崖羣彼異物耳韓子之距邪也嚴故於仙佛皆以鳥獸號之若朱子感興二詩則探其本原之論也

秋懷詩十一首第一首　悲哉秋之為氣也草木搖落而變衰發端祖此

胡為浪自苦二句　反結放開

第二首　墻草獰蜷又得氣之偏者言物亦各適其時非必以草木之榮悴生感也

第三首學堂日無事　此詩蓋博士時作

丈夫意有在二句　志士悲秋不同思女傷春我特以時易失而志難行耳豈歎老哉

第四首　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是首所祖　原本前哲却句句直書即目所以為至

清曉卷書坐以下　不但去所憎霏開水澄尤秋之可喜也末又因不得手攪蛟龍觸動所懷此固丈夫之猛志奈何為一博士束縛也

第五首　發端即虛喝下二句　倬前猛應攬蛟龍就新憹仍歸於閲史書

第六首尚須勉其頑二句　仍不能終于幽屏與前首結句反對

第七首我無汲汲志二句　正言若反

低心逐時趨　承上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言之

苦勉秖能暫　應上章勉字

一縱不可纜　應頑字

豈必求贏餘二句　史書之味無窮朝請之求有限何必以人之營營易已之汲汲也

第八首　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詩意似本於此　我之所以誦詩讀書者豈惟空言無施之為哉學古之文期於行古之道日月逾邁事業之有無不可知前日變衰者今已摇落矣安得不後顧無窮愴然興懷也

第九首　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王逸謂以茂美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故此篇復獨以梧桐起興也　下半篇亦從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意變化而出

望舒實其團　卿士惟月此篇必有所指

青冥無依倚二句　豈不高明或以孤立難安亦公自比也　驚心動魄之句

憂愁實昬景至末　言君自憂愁日月自飛行不顧昬

景空費迷復轉賒望舒司御從此果為君駐鞍安驅乎

第十首　此又自堅其志不欲有所依倚也

第十一首　菊有黃華則九秋矣故秋懷以是終也

西風蟄龍蛇二句　蟄龍蛇或自謂一云即賦衆木之

凋其枝幹如龍蛇之蟄也乃倒裝句法

由來命分爾二句　歸之於命言盛衰不足道及時進

德修業則有死而不亡者存矣

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早知大理官二句　注東漢

楊賜云云按此太遠太大不獨漢儒謬于經意

峨冠進鴻疇　謂鴻範九疇

重雲李觀疾贈之　安溪云此詩言生憂世之志雖可貴而非職所當今日貧賤如此苟富貴當何如乎有以獨樂而知天命則不以歲寒改柯易葉如高飛之鳳凰覽德暉而來下也

江漢答孟郊　發端疊下四喻極纏綣之致詩亦突過黄初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捨酒去相語　注去方作須按須

字是所以飲酒不樂者乃亟待張之至也去字真無理

爾詩卬須我友

有根易為長　少有所知便是根也

兒童畏雷電二句　韓蘇詩病

竊喜復竊笑　二竊字暗與衆夫指笑對照

驚波暗合沓四句　非履涉江湖不知其真

臨泉窺鬪龍　只此句用一故實趣韻非當時情理

閉門讀書史二句　驚魂初復不覺及秋二語神助

晨坐達五更　謂自五更起坐達晨也本老杜午時起坐自天明來

百歲如風狂　結歸此日可惜

醉後人生如此少二句　正言若反

醉贈張秘書軒鶴避雞羣　避當作辟言軒鶴一至雞羣辟易也猶孟子行辟人之辟與上驚俗語意相類也

所以欲得酒八句　穿作一事

長安衆富兒六句　此耳不聞志也

不解文字飲　詩瓠葉君子有酒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公詩文字飲本此

險語破鬼膽四句　對上文字　三君之為文上旣言之此四語乃終及余各能文之意筆勢錯綜不見其誇然於公實不愧也

吾徒幸無事二句　對上飲字

送靈師、得毋太冗
耕桑日失隸二句　耕桑頂齊民來朝暑頂高士來
瞿唐五六月至冒涉道轉延　此段見不獨有才調且
兼膽勇
乘寒恣窺緣　嶺外山川惟天寒乃可經尋
縣齋有懷　發端兩連領起全篇為綱
事業窺臯稷二句　此二語於公不為夸但意盡於詞
無餘味爾

身將老寂寞二句　已為結處伏脈

風雨靈臺夜　謂調四門博士也後漢書注第五頡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容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然公詩似非用此

雖陪彤庭臣　謂除監察御史

惟思滌瑕垢至末　事業文章奇偉之實嫌小人儒而不為者也蹉跎摧折悲咤之由今將不得為大人之事行以學稼終所謂悼本志之變化者也後半故謬其詞

公豈有樂乎此哉

合江亭　舊刻五百家注韓集獨此詩三處有箋云疑舊有之注家削去宇文炫又增其制句而私前後二處為已有絶可笑

維昔經營初二句　箋云故相齊映所作

老郎來何暮二句　箋云宇文炫又増其制

中丞黜凶邪四句　箋云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楊中丞奏黜之朝廷遂用鄒君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長沙千里平　考異附載云洽嘗至長沙登嶽麓寺見相識云千當作十蓋後人誤增丿也州城方十里坦然而平湘西嶽麓寺乃獨高處下視城中故云長沙十里平勝地猶在險寺中道鄉亭觀之信然此朱先生及方氏所未及漫誌以備考訂

深林高玲瓏二句　斗起

幸逢車馬歸　入獨宿

靜思屈原沈八句　此四連係之夢魔便可味

珥貂藩維重　楊常侍

岳陽樓別竇司直　注劉禹錫有和篇按劉詩見外集

炎風日搜攪　只賦其大便是死句借風形容因為比

興

朝過宜春口　宜春口未詳注以宜春郡當之謬甚

餘瀾怒不已　歸到風上

飛廉戢其威二句　此連是詩中轉關生出下半

江豚時出戲　風之餘

憐我竄逐歸　伏後追思南渡一段　此下皆賦淸宴之意

此禍最無妄　不說人以無罪

姦猜畏彈射一連　退之出官頗猜劉柳泄其情于韋王乃此詩即以示劉令其屬和毋乃强直而疎淺乎或者實摩語次深明劉柳之不然勸其因倡和以兩釋疑猜而劉亦忍詬以自明也

嚴程廹風帆 闕合

送文暢師北遊 未免以好用險韻減其自然之美

酒場舞閨妹六句 數語甚鄙恐反為聰明識道理者所笑也

答張徹 以强韻為工

肝膽一古劍一連 二句一鎖

碧流滴瓏玲 甘泉賦和氏瓏玲

薦士中間數飽謝 謝自謂康樂若元暉則齊人矣

衆作等蟬噪　蟬噪對三百篇言之也

有窮者孟郊　窮字貫注後半

行身蹤規矩二連　古來才子或多文而薄於行不可薦之天子若郊之方正誠篤如此二公又何所疑難不亟進言於上也

五十幾何耄　此句貫注不汲汲而後時悔懊一連

悠悠我之思四句　若必待已得者而後進郊則恐後時矣故以此責望二公亦詩人忠厚之至也

鶴翎不天生二句　謂東野之待薦

通波非難圖　謂二公

尺地易可漕　地疑作池此句自謂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常思得遊處　直貫注結句

水鏡涵石劒　此謂山水清峭可喜

人生但如此二句　收得不費力虛含有味

古風　平準書楊可告緡杜周治之於是商賈中家以

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産業托之方鎮

以覺在上者也幸時不用兵益以兵方自此不解正言

若反也

鴛驥　此詩太直

汴州亂二首　前傷無伯後傷無王

山石　直書即目無意求工而文自至一變謝家模範

之迹如畫家之有荊關也

淸月出嶺光入扉　從晦中轉到明

出入高下窮烟霏　窮烟霏三字是山中平明眞景

從明中仍帶晦　都是雨後輿衆又即發端犖确黃昏二句中所包縕也

當流赤足蹋澗石二句　顧雨足

鳴雁違憂懷惠性匪他二句　注惠一作息按息字長二語促在一處忠厚明快兩得其妙

雉帶箭紅翎白鏃隨傾斜　帶字醒

桃源圖神仙有無何眇芒　眇芒言其細已甚也若作渺茫與荒唐重複

架巖鑿谷開宮室以下　事既流傳已熟又所賦者圖
不須更著此鋪叙此詩在韓子非得意者
世俗寧知僞與真二句　中樞鋪張則似有似真矣章
法益未甚密　武陵人三字并太守皆收在内
贈侯喜一名始得紅顏衰　注採續仙傳藍采和云云
按此人在韓公後百年何得引注公詩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未免捶楚塵埃間　隋文帝以
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開皇十七年三月壬辰詔諸司

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搥楚啓藴沿隋俗也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我來正逢秋雨節 頂上雲霧

豈非正直能感通 正直謂嶽神左傳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注引詩者誤

紫蓋連延接天柱 頂上絶頂

松柏一逕趍靈宮 頂上竆字

星月掩暎雲朧朧　顧陰晦

杲杲寒日生於東　反照陰氣

永貞行一朝奪印付私黨　叔文欲奪中人兵柄還之

天子此事未可因其人而厚非之下文九錫天位等語

直欲坐之以反公於是乎失大人長者之度矣

董賢三公誰復惜四句　二連過矣有傷詩教

具書目見非妄徵二句　具書目見亦有君來路吾歸

路之意非長者言也　末句言將來朝士咸宜以數子

既往之事懲躁進也

李有花贈張十一署君知此處花何似 插入張復作體物語勢有斷續語有闗鍵

力携一尊獨就醉 注獨或作共非是按寒食日出遊篇云李花初發君始病

杏花 此篇真怨而不怒矣

若在京國情何窮 應曲江滿園不可到

明年更發應更好 安知明年不仍在江陵京國真不

可到矣落句正悲之至也　即從飄泊二字生下凄絶語出以平淡

感春四首　四愁十八拍之間而筆力逾健

第二首不到聖處寧非癡　此聖字用徐邈中聖人之語注謂傷其違聖之達節者非

寒食日出遊曷不薦賢陛下聖　句法奇健

有月莫愁當火令　注東坡嘗為李公擇書此詩作燈火冷考界以坡讀為誤按燈火冷亦禁火之意兩本字

不同坡固未誤讀也

憶昨行和張十一從此直至耆與鮐　反對數日

劉生詩徃取將相酬恩讎　雖因其人而言之然公之

生平於恩讎二字耿耿不忘亦心病之形於聲詩者也

魯頌所以尚乎克廣德心也哉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　炎官張傘金烏啄卵宋人學

奇者多矣不能到得後半情味則徒餘惡面目也

躑躅成山開不筭　不筭即無數之意

惻耳酸腸難濯瀚　亭林云是用詩如匪瀚衣

須知節侯即風寒二句　安溪謂韓子七言古詩此篇第一尤佳處則在此二句真能隨遇而安也

贈崔立之評事有似黃金擲虛牝　文選注大戴禮邱陵為牡谿谷為牝

枚皐即召窮且忍　獨以枚皐比崔為其敏捷也

送區宏南歸　温柔敦厚聲如厥志　愔愔藹藹所謂伯牙之琴絃乎　氣味出于平子思元賦　中邊皆甜

穆昔南征軍不歸六句　與送廖道士序同意

覲以彜訓或從違　伏後業字

落以斧引以纆徽　注引張文潛云云按漢鐃歌上邪篇云山無陵江水為竭又汝南童謠云飯我豆食羮芋魁其句脈皆上三字畧斷韓子必有本也

雖有不逮驅騑騑　伏後勤字

服役不辱言不譏　伏後若字

雖不勑還情庶幾　三百篇語妙

行行正直愼脂韋　伏下志字　王道正直即上彜訓歸宿也

陸渾山火　劉石齡云易說卦離為火其於人也為大腹故以頳胸垤腹擬諸形容又彤幢紫纛日轂霞車虹靷豹鞬電光頳目等字亦從為日為電為甲胄為兵戈句化出造語必有依據也

新竹　小詩自佳

日日成清閟　清閟閣本此

黄苞猶擁翠 笱添

落齒 擬止酒詩

和虞部盧四酬翰林錢七赤藤杖歌幾重包裹自題署

二句 似與遼經百國二句微碍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乖離坐難憑 學省官亦是分司

乖離獨指繼之去耳

東都遇春謀謨收禹績 注左茫茫禹跡晝為九州作

績恐非按商頌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歲事來辟勿

予禍適稼穡匪懈公詩用此爾鄭箋謂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

感春五首第五首將衰正盛須頻來　將衰正盛名理亦筆語俱妙

燕河南府秀才　得體

此都自周公四句　安得此才

陰風攪短日二句　曲折頻挫

送湖南李正字歸　字字妙

招揚之衆一首柏生兩石間十二句　此即董子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指趣

嚚譁所不及二句　不應計出柏馬之下或者思山中閒曠爾復以此解而招之其用心也若矣

寄盧仝猶上虛空跨綠駬　注引郭璞注穆天子傳云云按馬亦有黃耳事

更遣長鬚致雙鯉　以致書反應下狀

送無本師歸范陽勉率吐歌詩二句　結語恰好便有味

石鼓歌辭嚴義密讀難曉　文章只一句點過專論字體得之

年深豈免有缺畫二句　横插此二句勢不直

陋儒編詩不收入四句　此劉彦和所謂夸飾然在此題詩反成病累

聖恩若許留太學　元人緣公此詩乃置石鼓於太學

然公之在唐嘗為祭酒竟不暇自實斯言何獨切責于中朝大官哉

羲之俗書趁姿媚　對籀文言之乃俗書耳壓史之云愚且妄矣

雙鳥詩　柳説迂鑿葛説近之三千謂夏秋冬三時也紛紛致疑總不曉詞人夸飾之體耳

聽頴師彈琴　按李賀亦有聽頴師琴歌中云笠僧前立當吾門梵宮真相眉稜尊頴師葢僧也　題注載六

一居士以為此秖是琵琶云云按必非歐公語　又吴僧義海并洪慶善云云按義海之云固為膚受洪氏所載則此數聲者凡琴工皆能昌黎何至聞所不聞哉失勢一落千丈强與歷聲尤不肖真妄論也己卯十一月留清苑行臺聽李世得彈琴出此詩共評記所得於世得者如此　余不知琴請世得為余作此數聲求以詩意乃深信或者之妄唐賢詩不易讀也　後又與世得讀馮定遠贈單曽傳詩有他人一半是箏聲之句世得

云此老亦不知琴法從册子得此語耳琴中固俻有箏琶之聲但不流宕非古樂真可臥也并記之

贈張籍吾老著讀書　東方朔客難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失此著字所本也

我身蹈邱軻二句　安溪云蹈道何以便須早綰爵位此等與病中贈張籍末數行皆可謂直而無禮也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題注載東坡謂此詩不減子美按此詩頗近太白

病中贈張十八中虛得暴下　以此爲發端自是累句

扶几導之言以下　此篇波瀾起伏分明從管公明與諸葛景春往復變化來但不師其辭耳

傾罇與斟酌四句　夾此乃頓挫

東流水淙淙　應派别失大江

雜詩　體源太白要自有公之胸次介甫多學此也

寄崔二十六立之　詩騷之裔

西城員外丞　員外置之丞立之雖爲藍田丞西城則

非謂藍田也注誤

不將勢力隨　暗伏巢中鷇

迴首卿相位二句　反呼不脫吏部選

童稚見稱說十句　波瀾頓挫處

由來人間事至那用分高卑　九辯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途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篇中意本於此而碩大寬平過之

憐我還好古　好古二字文書傳道之源

又論諸毛功　蜀志張裕傳諸毛遶涿居

巧能喻其誠　正與鯨以興君身八句相對

朋交日凋謝一連　此二句即為幾輩先騰馳起本

文字銳氣在二句　迴顧戰藝其下二句即為後贈餞

以益其誠引脈亦且含思其盛見其衰意

我雖未耋老以下　數句皆從盛衰意生出

燕席謝不詣四句　極自狀其衰却又已為傳道起本

且吾聞之師以下　此則擺掉而出於盛衰之外觀名以計則向之逐利者固未必利何摧戚之有哉從吾所好而已

觀名計之利　莊子盜跖篇子張問於滿苟得曰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

不辨賫菉葹　賫菉惡草自謂歎華之徒也

鯀以興君身以下　數句將前半命與道意收攝照應不遺結句只從酒䤁直收使人不能尋其起伏之迹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題注引陳齊之云云按盧詩過於流宕但亦有刪節太多近於暗者

完完上天東　注古書完多誤作皃此又轉寫為貌耳按黃庭經孔子廟堂碑完皆為皃　此下體貌蝕字似應稍存盧語一二連

乖呼大水浸十日以下　日月二字較盧詩脫卸清

丁寧附耳莫漏洩　附耳星名

此外内外官以下　此處極裁翦省凈但列經星不及

五緯者五緯非月所行也

盡釋衆罪以蛙磔死　注方以為譏宦官而考異謂方說恐亦未必然按方說未為不然是年吐突承璀討成德無功而還憲宗不加誅竄此詩蓋嫉宦官之蔽明耳

孟生詩應對多差參　注引藝苑雌黃云古詩押韻或有語顛倒而理無害者按山谷謂後人讀書少謂韓杜自作此語者善論也雌黃之說非

符讀書城南人之能為人二句　詩書乃文章根本人

之所以不陷於不義者莫不由之也

一為馬前卒六句　非過卑也子之才質既不高而為學亦有序姑先以情之最切近者為之勸誡使其子先講求經訓根源則所知日以明道之遠者大者庶不至有淩節苦難之患耳唐人尤重門第能保其祿位守其祭祀則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基之矣

潭潭府中居　漢書陳勝傳沉沉者沉音長含反與潭潭義同宮室深邃貌也

金壁雖重寶四句　此即暗用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意

不見公與相二句　注閣本作不見公與汝幸免自犁鉏考異謂其謬按閣本語自佳但與上不繫父母之義不屬

文章豈不貴八句　唐人重進士而薄明經所學者詩賦文章獨韓氏為此學爾曰通古今則讀書幷該史學及當代六典開元禮之屬行身一連已畧及躬行矣

人不通古今二句　應人之能為人腹旣空虛則所有者襟裾而已

行身陷不義二句　身不陷於不義身不離於令名皆孝經語

豈不旦夕念　下文思字

為爾惜居諸　下文義字

作詩勸躊躇　躊躇不前也應前詩書勤乃有

病鴟　朱公叔與劉伯宗絶交作詩曰北山有鴟不潔

其翼飛不定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塡腸滿嗉嗜慾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決各自努力公此詩所刺則又加以負恩反覆者也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春秋書王法二句　安溪先生取二句爲讀春秋法先生云春秋如書弒君者有稱國稱人者矣而不虞亂臣賊子之逭於討葢柄國權奸必不以實赴告而有所委罪春秋欲書其實則非

仍舊闕疑之義欲從赴告則其漏大惡也深矣故寧不誅其身而存其法如今律嚴殺人未得真犯而立虛案猶足令抵扞者終身亡魄也此此類是春秋大義忽自韓公發之殷員外及啖氏三家豈得以其專門驕公哉又按孔叢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所謂不誅其人身者似本此意如先生説則與下二句尤貫穿爾

不自閑至汗穢豈有臧　不自閑其閑窮年枉智思掎

撫糞壤間糞壤多汙穢豈有臧不臧按增八字出塵史

謝說是

瀧吏 最古 自訟兼望後命亦得體

譬官居京邑三句 東吴語無謂當如注中或作

潮州底處所六句 頓挫處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頗有陳思老杜之風 六詩

勝處在多發天然自流肺腑有意於奇者轉無其工耳

何氏之從學四句 驚心動魄少年當日誦以自儆

四句乃思其向晚之由或緣此也

予今獨如何四句　上二語言協律初非過于蹇蹇下二語言協律亦非深于閉匿

別趙予心平而行高二句　兼此者我思其人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次連似柳惲何遜語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擘絮磨鎌皆田野事也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

兄閤老張十八助教　風韻佳

走馬來看立不正　與婆娑反

示兒詩以示兒曹二句　注載考異云云按莪冠講唐虞考評道精粗則猶行道憂世之為也姑以其外焉者誘進小兒曹耳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惟彼顛瞑者二句　上即其所明而進之下乃窺其所短而諷之也

勿憚吐捉勤二句　宰相能為人主得人斯可以對越上帝暗收攝事南郊意極深厚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韵　晉會稽王道子嬖人趙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孝武帝常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内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帝去道子謂牙曰上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道子帝弟相王當時築一假山尚以為異事至齊而武陵王自恕貧薄名後堂山曰首陽山池由此遂盛國用人力盡費于園囿

自唐至今視為常事矣雖賢如裴韓賦詩相誇曾不致疑也

傅氏築巳畢二句　傅巖磻溪之時其功德尚未昭宣此裴公山池所以尤當其盛也儭語仍不失分寸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諸葛覺貫休集中作珏其懷珏詩有出山因覔孟踏雪去尋韓注云遇孟郊韓愈於洛下又注云諸葛曾為僧名　然公詩葢送其人也

厚齋云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

有求讀者別院供饌見鄴侯家傳多書有自來矣
新若手未觸　倒裘不再讀意
城南聯句碎纈紅滿杏　注中方引唐小説及小杜李
賀詩皆出公後與同時不足据
鬬雞聯句高行若矜豪　頂上昂字
側睨如伺殆　頂上竦字
精光目相射　欲鬬之神
磔毛各噤瘁四句　是兩雞空鬬未相搏時俗所謂打

掋脚掋音如嗙

裂血失鳴聲二句　頂冠來

隨旋誠巧紿　巧紿是俗所謂游鬭

毒手飽李陽二句　頂距來

惻心我以仁四句　韓孟徒一面

知雄欣動顔二句　鬬雞主一面

爭觀雲填道二句　豪甚　衆人在埸一面

事爪深難解　頂距來　漢書注李竒云東方人以物

揷地中為事

頭垂碎丹砂二句　負一面　碎丹砂頂冠來

連軒尚買餘二句　勝一面

秋雨聯句氛醨稍疎映四句　餘勇

吾人猶在陳　此葢用莊子子桑事　安溪云東野雖

有捷疾響報之材終不如退之愈出不窘也

遠遊聯句村飲泊好木　飲或作館按飲字勝蒙上宿

江岸來亦不必引幽居詩為據

題楚昭王廟　近體即非公得意處要之自是雅音

昭王欲用孔子而為子西所沮公之托意或在於此歟

答張十一功曹　題注唐本有張署寄公詩按不載張

詩并失古人編次之體　五六既不如屈子之狷慤結

仍借答詩以見其憔悴可謂怨而不亂矣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此召還志喜也

喜雪獻裴尚書氣嚴當酒換　換字絶妙畧停杯冷已

不禁也

春雪　發端深妙非春雪不稱

城隂疑懸布一聯　語頗工然不必春雪也

夜色自相饒　夜旦二字相對作關鎖色字仍與看字呼應

水芙蓉　第二以水破木似太拘於法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第一首龍轜非厭翟　詩小序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鄭箋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

第二首　觀三四公主似以乳子死

詠雪贈張籍　開寳近體初不以多為貴觀此益信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　証本儒生故有落句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玉珮聲來雉尾高

注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雉尾障扇四云云按今呼掌扇者障之訛也

戎服上趨承北極　按唐書禮樂志元正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席脫舄解劒升當御座前北面跪賀乃降階

詰席佩劔納舄復位非戎服也豈艱難以後遂與開元禮殊制乎然則結句乃言當以太平未復為嘆若一身之向老何足計也

寒食直歸遇雨　唯内直者知此詩之悲然第四亦非有所望也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淡而有味

柳花還漠漠二句　承羈遊來

題百葉桃花　張裕江南雜題亦有紅鮮百葉桃之句

首句晚字即呼起下連　第二愈淡愈艷透出晚更

紅

戲題牡丹　結句非牡丹不稱飛卿希逸近來成懶病

不能容易向春風巧於偷意者也

雙燕無機還拂掠二句　襯出結句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西山　下

二句的的是虢州詩

稻畦　是園亭中稻畦

梯橋　菡萏似指蓮華峯

晩雨　首句當如蜀本第二句亦不諧也

把酒　他人未嘗不閒公意中自無對爾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韵　後半與改命付忠良一破無照應

和席八十二韵餘事作詩人　班固賔戲著作者前烈之餘事也

太安池　太安池是郭曖家羊士諤有詩注誤

遊太平公主山莊　末句透占字

廣宣上人頻見過　窮年擾擾竟未立功立事稍偷閒暇又費之一談一詠能不增葉落長年之悲乎此詩即公所謂聰明日減於前時道德有負於初心者結句妙借廣宣點出更不說盡　宣既為僧亦有本分當行之事奈何持末藝與朝士徵逐不懼春秋迅速耶言外亦以警覺之也

和侯協律詠笋　諷刺若於太露亦不自然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題注都統謂韓宏也按暫辭堂印句則都統即謂晉公李商隱詩亦云腰懸相印作都統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後四句只直敘幕中賓客即至公三字便已帶轉晉公相業上下俱有關鎖筆力最高
送鄭尚書赴南海　爰居去年穀和熟得天時也蚌蛤迴商貨流通得地利也

答道士寄樹雞　末句注引龍城志云云按公詩當据古詩不可引龍城錄

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安溪云妙在許大題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却　結句即是不肯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之意非怨懟亦非悲傷也

韶州留别張端公使君　起句再字與末句淹留反對

久欽江摠文才妙二句　南史劉之遴嘗酬摠詩深相欽挹臺城陷避難會稽摠舅蕭勃據廣州自會稽往依

馬流寓嶺南積歳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此句乃斷章用嶺外事與第七奏課徵拜呼應虞仲翔徙交州不返自危幾類此也

清歌緩送欵行人　注欵諸本作感按作感便與緩字無情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安溪云末句取諸離騷所謂跪敷衽以陳辭者有棠難正志氣象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蕭存穎士之子為金

部員外終檢校倉部郎中生三子皆無祿早世文公少時嘗受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為國子祭酒途經江州因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惟二女在因賦詩云云留百縑以拯之見因話錄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第四句謂雲夢也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第六句用前有墮珥後有遺簪之意依注作墜為是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毛色桃花眼鏡明　毛色當從英華作衫色唐人馬詩用衫色者非一

旦夕公歸伸拜謝二句　賢者不得志而至於從戎則時可知矣元勛大老亦不可以久棄於外也因一馬之微而惓惓於否之還泰公之意於是遠矣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名貴

仍遷少昊司　魯地為少皞之墟此句既切秋官仍雙

闕鄭師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前四句鄭重

正蓄無所報三字之勢　結句收出宣政衙非趁韵

穆宗昏荒不復可以有為公雖立朝徒俯仰默歎而已

曰自知無所報者正傷欲報而無路也公寄崔立之詩

無能食國恵豈異哀癃罷其即慚汗二字注脚乎

送桂州嚴大夫飛鸞不假驂　注假或作暇按暇字佳

假字與勝仙不相應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次連是感恩故有味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